

荀慧生舞台藝術



荀慧生舞台艺术

中国戏剧出版社

·一九六二年·北京

內 容 說 明

荀慧生是我国著名的戏曲表演艺术家，在京剧旦角表演艺术上有很高的造诣。他所创造的荀派，目前已成为京剧花旦表演艺术中一个主要的流派。

为了提倡流派，学习荀派艺术，本辑收有荀慧生所写的十多篇文章，其中有讲述他创造角色的经验的，有向青年演员介绍学习和表演方法的，这些文章都有助于我们了解荀派的风格 and 特点。

封面设计：叶浅予

荀 慧 生 舞 台 艺 术

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

(北京朝内大街320号)

北京新华书店印刷

新华书店发行

书号 105 字数 50,000 印张 3 $\frac{1}{16}$

开本 850 × 1168 纸 $\frac{1}{32}$ 插页 5

1962年2月北京第1版

1962年2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 0001—2000 册 定价 0.40 元



荀 慧 生

扇画



歲在丁卯
荷香生
作於小留香館





《綉襦記》中李雅仙



《荀灌娘》中荀灌娘



《盘絲洞》中蜘蛛精



《十三妹》中何玉凤

目 录

我演《金玉奴》	(1)
談《紅樓二尤》的唱做	(12)
整理《卓文君》的一点体会	(28)
我演《荀灌娘》	(32)
紅娘、金玉奴和荀灌娘	(35)
談学习、練功和旦角的表演	(39)
眼睛的运用及其他	(48)
青年演員的培养問題	(63)
由衷之言	(72)
京剧艺术恢复了青春	(76)
編剧瑣談	(80)
小評《西廂記》	(88)
說流派	(91)
布景今昔	(94)

我演《金玉奴》

《金玉奴》老名叫《鴻鸞禧》，其中有鴻鸞星照命、婚姻天定等情節，我當初演這出戲的時候就把它們迷信情節刪去，改名《金玉奴》。後來在上海演出時，又逐漸加上了《棒打》一場。這次參加北京市直屬藝術團體觀摩演出又做了若干修改。現在我就談談金玉奴的表演，也談談對這個劇本的修改。

金玉奴出場念“青春整二八，生長在貧家，綠窗人寂靜，空負貌如花”這幾句，在動作表情里，全是天真的小姑娘的神氣動態，不可眉飛色舞，向台下亂指。因為她不是思春，她不過是在感慨年華如水，不覺自己已經長大成人了。然後想到老父辦事未歸，心中悬念，開門看望，無意之中，看見莫稽由於凍餓倒臥在門前雪地里。玉奴哪有見死不救之理，就起下憐憫之心，叫他進院里來，這一來是為避風雪；二來也免得被人看見她招呼一個男子，談長道短。不想莫稽無有感謝之詞，反撒賴說“行走不便”，因此才招出金玉奴說了句：“難道說我還抱着你不成嗎？”可是一個小姑娘說出這話，覺得失言，不由得害起臊來。在這裡並沒有調情之意，演

的时候必須要注意。这时正好她父亲金松回来，一看这情形竟誤会了，就大喊大叫，怒气不息，把玉奴叫出来。金玉奴說明情况之后，金松气消了，反把莫稽叫到屋里来。这时，金玉奴趁机撒娇說：“我們把他叫到院子里来，您那么生气；这么一会儿的工夫，您怎么把人家叫到屋子里来啦！”說这一句話的时候，要表现出这个小姑娘天真活泼、頑皮淘气的神态，眉眼手势都要一致。我演的时候，手势是左手二指伸出，手背向外，手心朝內；不用一般兰花指手心向外、手背朝內的演法，就是为了适合于她当时的神态。莫稽吃完豆汁，金松叫他走，玉奴又将他唤回，原本中也不过是挑他“謝字不答”而已。至于婚姻問題，是后来由金松提出的。我把这里改了一下，改成叫他回来，見他語言和藹，态度恭敬，就由怜生爱，想到自己的婚姻問題。我想怎样能使观众明白我的心事呢？于是就在这里加了几句唱，在念白里也向老父透露出一点暗示。但金松并没有明白，大打其岔，金玉奴才不得不說出留他在家成了一家人等話，說完了就羞得面紅过耳，扭轉身去。下面接着是金玉奴以取热杂和菜为名到后面去了。下場时她暗囑莫稽說：“我給你热杂和菜去啦，你可別走哇。”我这时用右手指着莫稽背着老父笑下。这一笑包含着无限深情，但这是少女的柔情，不是蕩妇的騷意，所以一定要掌握好分寸。

結婚之后，金玉奴与莫稽一同上場，原来一人只有

一句唱，然后就念。我改成了几句对唱，为的是表现出金玉奴从家长里短的话里，逐渐地了解莫稽只想继承岳父的丐头生活，没有上进之心。这时金玉奴的脸上由喜变为微怒——因是新婚，多少要顾及夫妻的情面，所以不好意思大怒。我演时眼往上微翻，脸上肌肉稍加绷起，闭嘴，用目斜视莫稽，唱完劝他力求上进的词之后，就哭了，坐在外椅用帕拭泪。等听到莫稽说出“我舍不得娘子你呀！”这句哄她的话之后，她就转怒为喜，止住眼淚，以笑眼看着小生，目不转睛地说：“闹了半天，你敢情是舍不得我呀！”我所以这样表演，是为了表现她揣摩不到对方的内心深处，竟听信了莫稽的花言巧语，以作为后来上了他的当的伏线。

莫稽在金玉奴的催促下，与她父女一起进京赶考。他去考试，金玉奴在店里盼他回来，在上场时唱的原板中，就有一些盼望的表情，第一句唱完，走出店到上场门看望；第二句唱完又往下场门看望，这是怕他落第而不敢回家，心中不安。莫稽回来后，金玉奴欢喜地问他考试之事。莫稽只说了一句“倒也得意”，就说“我腹中饥饿”，有些怪金玉奴不问他饥渴，因而不满之意形诸脸上。金玉奴只得安慰他说：“候爹爹要饭回来再说吧。”金松一回来，金玉奴赶忙起身，满脸笑容，直奔父前问道：“您要来什么无有？”这时玉奴眼一翻，心中暗喜，觉得父亲来的恰是时候。她在问父亲的时候，先注视一下老父面色和苍白的胡子，想到父亲为了养育

子女費尽了千辛万苦，心中不忍，不由叹息一声。然后眼皮稍垂，看到要来的飯，不好意思馬上端过去，但又不能不端，帶着“訕不搭”的神气，慢慢地从父亲手里取过来，轉身送給莫稽。她在莫稽面前总是笑容滿面的。莫稽接飯讓一句“娘子請用”，金玉奴面帶笑容說：“相公請用，我还不餓哪。”此时金玉奴不是不餓，而是为了要她丈夫吃飯，自己才忍着餓說的，所以脸上应有溫柔、賢惠的表情。

莫稽考中之后，报录的来了。莫稽这时还是和藹、謙虛的，拿了报单請岳父、妻子观看，金玉奴說：“大家同看。”莫稽毫不客气地說：“我念与你們听。”玉奴听到丈夫已然得中进士，乐得眉开眼笑，眼向天一望，双手一拜，向地一望，双手一拜，表示謝天謝地。在这些举止动作中，都需要流露出她內心中的喜悅，笑的閉不上嘴。說到第二报就不相同了，从此莫稽就官腔十足，所謂“小人乍富”，这是在第一报后就安下根的。第一报莫稽看过后，囑咐金松从今以后不要在大街乞討，怕外人知道有失官体；他是有意說的，金松却无心說出：“我若不要飯，你还作不了官呢！”听了这一句話，莫稽索性把脸一沉，发起脾气来，說：“从今以后大家需要拿出些規矩来。”玉奴本来想，作官也許要有官体，所以听莫稽囑咐他爹，心里并不难过。但是听到“大家需要拿出些規矩来”一句，觉得特別刺耳，因此伤心含淚，随着“嗒、嗒”一連串鼓鍵声音，慢慢起

立，两眼凝神，偷偷斜瞪莫稽，但又怕他看出，右手徐徐上举，心有所思，小心谨慎地轻步出门，眼直视，手下垂；略为镇静一下，然后左手上扬；为遮住莫稽眼目，怕他看出，右手悄悄地掌心向上，用四指动作，将父唤出门外相见，面对面互相默望。玉奴肩微耸动，声音哽咽，双眼不觉泪下，抽搐地劝说父亲多加忍耐。金松因疼爱自己的独生女儿，反倒安慰女儿说：“只要你们小夫妻和美，我没有什么。”父亲的慈爱心肠，更使玉奴感到自己连累老人晚年吃苦受气，不由放声大哭，被其父用手势提醒，勉强止住哭声。回身进门，又怕脸上泪痕和衣上泪迹被莫稽看破，有伤夫妻和气，于是左腿才入门急又撤回，然后用右手拭去脸上的泪，再用左手掸去衣上的泪迹，双手整衣襟，摸鬓整发，入门归座。第二报上来，金松喜得忘了刚才莫稽的申斥，急忙跑进门，手舞足蹈，欲向莫稽回禀，玉奴连忙用左手遮莫稽，把右手二指伸出与眼神配合，暗示其父，意思是说：“您又忘了刚才给您的难堪了吗？”金松会意，马上改为低三下四、前倨后恭的形态，用手遮嘴，唯恐自己的口臭。而莫稽则得意洋洋，官腔十足，居然把岳父当作佣人看待，闭目养神，仅仅说了一个“传”字，金松只得回答了一个“喳”字，躬身退出门外，憋着一肚子的气向报录的大声叫喊说：“老爷大脾气，小心点。”报录的两次进门，金玉奴都用右手遮面，这一则表示古代女子受封建束缚，不能随便见男人；二则说明

店中房屋窄小，无藏身避人之地：三則也有些怕丈夫見疑。莫稽趾高气揚地二次看报单，金松不知趣，也湊过去看，莫稽馬上将报单直伸到金松面前，使其难堪。玉奴并未看到老父尷尬形态，此时也从莫稽右肩探头偷視，莫稽又用右手持报单給她看，二人四目相对，莫稽恶狠狠地逼着她归座，意思說：“你識字嗎？怪不錯的呢！”玉奴羞愧难当，徐徐低头，自覺沒趣，叹息一声，就撫弄衣襟聊以自解；但是她仍然在关心莫稽前程，側耳傾听讀报单，及至听到丈夫实授德化知县，心中暗喜，仍暗拜天地。

夫妻一同去上任了。来到江边，玉奴望見官船，便欢喜地直奔而上。莫稽拦住她，用右手打了玉奴一个趑趄，几乎把她打下江去，幸而背后有老父扶住。她右手搭在父亲的背上，左手下垂，两眼注視莫稽，象是被打傻了，不知道他为什么发起脾气来了。这时莫稽哼了一声，瞪目斜視，甩袖，昂然上船。玉奴遭到打击，才悟到莫稽是嫌貧爱富的人。这时玉奴漸漸回头与父对看，都落下淚来。玉奴不愿意随莫稽去了，抽身欲回家，被父亲拦住了；再上船时看到江水，瞪目背手，一橫心想要投江一死，又被父亲拉住，金松捋髯說：“还有我哪！”这时玉奴回想起当初婚姻乃是自选，父亲也以为晚年有靠，不想莫稽变心，使老父非常失望，假如自己再抛下父亲一人，无人照顧，豈不苦上加苦。玉奴想到此处，两眼平視前方，凝神思索，不覺心酸，又落下泪。

来，徐徐摇摇头，表示死不得。繼而点头叹气——为了老父只好暂时忍耐，到了任所再作打算。这时玉奴右手水袖一翻，踏上跳板上船；背右手，左水袖搭在右肩上，弯身先进头和上身，然后左腿跨入艙内，直身，与莫稽对坐。（上船这一段，金玉奴沒有說話，全是仗表演来表现出她复杂的心情。）莫稽毫不客气，把岳父就当作佣人，大喊“金二斟酒”，金松与金玉奴斟酒时，她欠身来接，一来心中很难过，二来也很不安。我在莫稽睡下后加了一些唱詞和表演。玉奴满怀心事，前思后想，睡不安枕，朦朧間还好象看見老父給莫稽斟酒，遭受摆弄的情景，于是又气又恨，唱了一句二黄倒板：

“对岳父喚金二令人可恨”，揉眼立起，唱到“他盛气凌人”，用手指着莫稽脑后，从看他的眼神中显出不滿他的狂傲和得意忘形。然后走出艙来，看到父亲睡臥船头，无有鋪盖，很难受。唱到“冷气难禁”，想要回艙取件东西，替父亲遮盖，但是想到艙中并无一件取暖之物，就把自己身上的外衣脫下，回顧艙内，怕莫稽看見，双手持衣，輕輕蹉步走近父前，为父遮寒。她跪倒父側，欲喚醒說几句安慰話，并告知老父，到任所后一定离开他回家奉养您。哪知父沉醉如泥，酣睡不醒，于是她仰面大哭，又忽然明白这是在船上。眼睛是先仰望天空，又平視四外，然后低头看水：一片汪洋。接唱：

“天連水水連天，哭訴无門。”唱完起身，心中万感交集，悲从中来。想到走投无路，气憤难消，用手撫摩胸